

这一部小说像一棵树，是自己长出来的。

从2013年开始，我突然对宋朝有了兴趣。这一个举动，是我自徽州文化、晚清民国、三国魏晋、中国文化等题材之后的又一个兴趣转移。兴趣的起因，是因为我姓赵——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喜欢背诵“赵氏家谱”给我们听：光宗通泰、必世荣昌……朝正家和、学富名扬、修道益寿、积德多祥……父亲每每自豪地说，他对《赵氏家谱》之所以了解，是因少年时毛笔字写得不错，族人修谱时，破天荒让十岁左右的他来抄写。因为抄了很多家谱，对于家族的脉系，自然矢志难忘。在这一支赵姓家谱中，父亲属“家”字辈，我和哥哥属“和”字辈。我小时候的名字叫赵和焰，五年级的时候，因为觉得同年级有人是“家”字辈，辈分高占了我便宜，于是死活让父母将“和”字去掉。那个时候的大人们，一方面在严酷的生活中自顾不暇，另一方面也担心被扣上“封建余孽”的帽子，于是任我去掉了中间那个字，上报派出所改成“赵焰”了。

很多年之后，当我对宋史兴趣盎然，也对家族史颇有兴致之时，父亲因为患阿尔茨海默病，早已不明事理。不要说核对家谱，甚至连我都不认识了。我再也无法从父亲口中知晓一些家族的事情，眼看家族历史渐渐渐远，不免有些轻微的沮丧。这也是一种无奈吧，作为人生一世无数无奈中的一个。于是，我在宋史和赵氏家族延脉的研读过程中，似乎变得更加有心，不仅读得很细，对其中的一些关节门道也更加留意，想从里面看出一些别人不易发现的秘密来。

宋朝当然是有秘密的，最大的“秘密”，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死亡。在我看来，赵匡胤暴毙那个雪夜，就像是奥赛罗之死，云谲波诡，神幻怪异。如果将他跟后来两个皇子德昭、德芳莫名其妙的死亡联系在一起来看，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它极可能是一起精心谋划的凶杀案，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杀戮。写完长篇小说《异瞳》之后，我便开始研究这一个悬疑大案，也随之进行了小说写作。当然，小说的落脚点不是在侦破，而是将各种各样的人物，放进这段历史的空间，让他们在里面穿行，配以命运交集、悲欢离合，同时传递我想要表达的东西。这一部小说，可以说是《异瞳》的姐妹篇，采取的，仍是《异瞳》那样的链性结构，只不过不再是“击鼓传花”般讲述方式，而是不断地打开和揭示一个个“黑盒子”。万物有灵，每个存在于世的人与物，都是一

面镜子，各自带有记忆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，也反射着别人的情节，进而组成了一个万花筒似的玄妙世界。这样的小说，有些像巫术，既华丽而绚烂，又氤氲而神秘，弥漫着令人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漫漶水汽——仿佛点石成金：面对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突发灵感，吹一口气让其中的人物活过来，随后大幕拉起，声情并茂地进行讲述……至于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只是记录，虔诚地记录下每一个字，将它们整理成书即可。

真正的艺术，一定带有神巫之性，是清晰又神秘的。这一部小说生长的过程，似乎也是如此：下笔之时，仿佛有神引导，又仿佛暗香浮动，勾魂引魄。字词语句仿佛拥有生命，会自己寻找幽然的路径，自觉进行归位；各种异样的感觉，都画着曼妙的弧线，像音乐般叮当作响……只是一段时间后，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写作的迷顿，不知道情节该往哪个方向前行，觉得书中的每一个人，都茫然于自己的归宿，眼前是一片浓雾。那段时间，我休假来到了太平湖畔自己的度假小屋，经常于高高的阳台上，一览壮阔无比的水墨长卷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再睡，于是来到阳台之上。刚仰头往上一看，就惊呆了：苍穹之上，是无数繁星，它们自由地旋转，灿烂地开放，就像高高悬挂的一只只银色风铃，那种群体的光亮，就像是动员着天地山川，集体上演一场天地交响曲似的。整个宇宙，此刻都参与了进来，连最微小的蚰蚰和纺织娘也不例外……世界无所谓大小，事物无所谓大小，意义无所谓大小，时间无所谓大小。存在即心，没有了心，就没有了眼前的一切。在那一刹那，我的心房洞开，思绪也豁然开朗——那些让我苦思冥想的人物，在我眼前一下子活跃起来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、行动、性灵开始了表达。

那个神奇的夜晚给了我一股奇异的真气，让我打通了小说的任督二脉，所有的纠结都解开了，脉络变得异常清晰，金句和妙语也如爆出树枝的芽叶层出不穷，或者如柳叶鱼一样顺畅地游来游去。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！我想，这还是天地的力量吧，当天地人直接面对和交会，因缘被赋予某种使命之时，潜藏于人体内部的东西更容易被唤醒。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指引，是某种静穆的力量对我的恩赐和垂怜。

我后来想，这就是灵感吧？是漫漶的生命气息，慢慢凝聚为一种情绪，随后激荡出跳跃的火花。这过程如春风化雨，异常美妙：或者借助魔法，



月光城 随笔

好的小说，会带来觉醒

赵焰

点石成金；或者采集花露，配制成香水。此举并不神秘，其实是心灵的觉醒赋予了艺术自由。好的艺术，一定是觉醒的，是自由的，也是有“神”的。这一个“神”，可以解释为一种韵律，一种道，一种将人类和天地融为一体的理念。苏格拉底说，智慧是最高的美德，心智教育可以形成自然道德的基础。以我的理解，所谓智慧，就是人以思考和虔诚，完成与天地万物的连接，有可能探索和遵循了“天道”与“天命”吧？一个作家，如果忠实于自己的心灵，沉潜于记忆与想象、历史与现实、传奇与故事之中，必定会化有形为无形，深入到时间和情感的暗黑地带，采撷到人之为、伦理之为伦理、欲望之为欲望等绚烂的蘑菇。这样的感觉，如同黑森林诞生的童话，既绚烂透明，也深刻沉静。在这种状态下的写作，会给我以教诲和启迪，也以我的文字启迪更多人，消弭诸多无形的障碍。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唤，跟来自天地的声响一样，永远是朴素、单纯、澄明又寂寥的。

让我同样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写作《宋刺》，竟跟我数年前写作《异瞳》一样，身上再次起了湿疹，那种红点再次大面积地布满了全身。我再度认为这还是世界和历史的幽冥之气，它无所不在，只是在很多时候静静地潜伏于角落，不引人注目，如青苔或者落叶一般。每当我进入历史的幽秘之处，它就像受到惊扰般从寂静中苏醒过来，氤氲扩散，附着于想象和思索渗入我的血液，暗地里蓬勃起来。人的属性，一直有着自然和社会两方面，前者意指人是自然的产物，人的存在，具有难以回避的宿命意义——人永远逃离不了自然，也躲避不了无所不在的各种生命；至于后者，不仅指他的存在受到社会的左右，还指他的身边潜藏着莫名的神秘力量，制造无法逃脱的因果报应。

这部小说写完之时，我看了意大利导演保罗·索伦蒂诺的电影《绝美城市》。电影的镜头、光线、配乐、叙事的方式，呈现出的繁华无比的声影、光怪陆离的奢华，以及人物的颓废和堕落、迷失和空茫、无聊和哀伤，都让我感慨难忘。它的基调是觉悟后的虚无，满满的尽是悲悯之情；虚无又上升到美的境界，呈现出惊艳而繁华的忧伤。艺术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，非一般的聪明和智慧可比拟，非得是众生和天地合力的结果。之后，我又特意寻觅了索伦蒂诺的另两部电影《他们》（《上流社会》）《年轻气盛》，以及他的另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年轻的教

宗》。我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有绝顶才华的导演，华丽的视觉美感之后，是巨大的空虚、衰老以及惶恐。索伦蒂诺的作品，还让人意识到美与艺术，与人性之终极，以及与“神”的关系——艺术，是“神”的光晕，仿佛晨曦和晚霞，给人以启迪，给人心以安抚。艺术与人性之间，一如身与影的关系，相伴相生相克，构成了玄妙难解的哲学性……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我觉得就小说来说，最佳方式也是如此——好的小说也好，其他的艺术也好，一定具有哲学性和内省性，它给人无限的回忆和想象：它是孤独，也是飞翔；是孤独的飞翔，也是飞翔的孤独。以翅尖的风，寂凉地掠过人世，也掠过地狱和天堂。

无明，即是地狱；自由，即是天堂。人生一世，若以坚定凝聚力量，以信仰开始联结，靠理性壮大自己，以财富和权力获得成功，以创造获得超越，以心灵慰藉为幸福，以艺术捕捉诗意，以诗意触及“神”……那才是完美而幸运的人生。这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法则，虽然模糊，却也明确；虽然玄妙，却也妥帖；虽然酸涩，却也安慰。

至于艺术和理性，一直是人类得以飞翔的两扇翅膀。理性看起来坚强，却有着“阿喀琉斯之踵”，有着无法弥补的短板。相比于理性的人世，艺术更为出世，更为强大，也更有拯救的意义。从绝对意义上说，艺术一直有伊甸园中苹果树的意义：树根入地，树梢参天，果实于枝头灿烂，却缠绕着一条蛇。你摘下它，吃了它，生命中有了激情和灵性，也有了因分别心而产生的痛苦。那些真正带有艺术气息，经过艺术浸淫的好看故事，总是带有五颜六色的光斑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一个接住它、吃了它、咽下它的人，是有福的，它会让人摆脱历史与现实、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困扰，既感到心满意足，也感到欲罢不能。

辞穷意犹，白日将尽；清风明月，遥遥邈远。

此文为赵焰长篇小说《宋刺》后记。《宋刺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版

